



07

延安 文艺大系

—— 主编 刘润为 ——

小说卷 · 下

延安文艺大系

小说卷下

主 编 马以鑫

CSS 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月黑夜

□ 杨朔

秋头夏尾，天气动不动就变颜变色地阴起来，闹一场大风大雨。在这样风雨的黑夜，最惯于夜行的人也会弄得迷失方向。

李排长不是个怯懦的人。虽然在惊天动地的大战争中，他依旧笔直地梗着脖子，挺起胸脯，不慌不忙地同敌人周旋。但在这样的大自然所掀起的情况中，他带领一班骑兵转来转去，却终于疑惑地勒住了马。最初，他还企图凭着自己的智慧，辨清道路。可是夜空不见指路的大熊星，四周又是黑糊糊的平原。电光偶尔一闪，照见的只是狂乱地摆动在大风中的庄稼。不见一棵树木，可以供他摸摸阴面阳面的树皮；不见一块岩石，可供他探探背阴处的苔藓！更不见一座朝南开门的土地庙。黑暗形成一所无情的监狱，把李排长一群人牢牢地禁锢起来。

身背后，一个骑兵对他大声嘶喊道：

“俺看该往左手拐……”

一阵急风暴雨劫走这个人下边的话，不知抛到哪里去了。

李排长掉过头，也喊道：

“上来，杨香武……你路熟么？”

杨香武抖抖马嚼子，把马带上前去，用手遮着嘴，继续张大嘴喊：

延安文艺大系

“要熟就好啦！您想想看，咱们刚出发的时候，西南风不是正对着左腮帮子吹么？这会风没变，倒吹起后脊梁来，咱们准是错往东北岔下去啦。”

杨香武不等对方答话，怪洒脱地把马头扯向西北方，用手中的柳条鞭鞭马屁股，先自走了。后边的马队紧跟着他，一匹连着一匹。杨香武不管有路无路，只朝前走。一会马蹄子陷进泥沟，一会闯进棉花地，一会又插着高粱棵子乱走。风雨的势头不但不减，反倒更加蛮横。他们每个人的军衣都淋透了，冷冰冰地贴在身上，冻得他们打着寒颤。西南风夹着大雨点，狂怒似的呼啸着，越吹越紧，把马的脚步都吹得摇摇晃晃的。但是这群畜生反而更有精神，四只蹄子拔着田野的积水，吃力地拔着泥腿，半步也不差错。

前边不远，忽然亮起几团银白色的灯光，东一个，西一个，互相照耀着，仿佛有人在用灯光打什么暗语。李排长的心头疑惑起来。他们已经走进敌区，据点绝不会远，像这样的方向不清，道路不熟，或许会跑到据点附近，滚入敌人的网罗。这次，他接到冀南军区司令部的命令，派他到滏阳河北岸取回一包从前反“扫荡”时坚壁的重要文件。这是个很艰难的使命。他需要带着这一小队轻骑兵，通过几道封锁线，才能到达指定的地点。今夜正准备偷过滏阳河。于今是夏涝的季节，河水涨得又深又宽，过河的路子只有一座离据点极近的板桥，只要差池半点，便会发生天大的不幸。他必须分外谨慎，于是喊住杨香武说：

“别再瞎赶啦。天这样黑，又下大雨，横竖摸不过河，不如先到前边那个有灯的村避避雨再讲。”

杨香武粗鲁地反驳道：

“真是好主意！你敢保那不是据点？”

李排长不耐烦地摇摇头：

“你会讲怪话！那是联庄会，一到刮风下雨的晚晌，个个村都打起灯笼守夜，害怕土匪趁着月黑头打劫。——尽管去好啦，好歹有我作主。”

于是，这一支小小的人马冒着风雨，朝眼前的灯火扑去。

绕着村庄是一圈结实的圩墙。他们摸索许久才来到一座铁栅门前。门落锁了，紧紧地关着。村里黑洞洞的，先前的灯光倒不见了。他们都从马背跨下来，脚踏到水洼里，噗哧噗哧地溅着水花。一个人一开腔，几个人随着高声叫道：

“老乡，开开门！”

铁门后闪着一个人影，只听他问道：

“喂，干什么？”

李排长推开杨香武，接嘴说：

“我们是八路军，想进村躲躲雨。”

门里支支吾吾地答道：

“唉呀……没有钥匙，怎么开门？”

李排长催促说：“费点心，找钥匙去吧，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害怕。”

门里人就朝后高声问道：“喂，我说，你知道谁拿着钥匙么？”

另一个农民应声从更屋走出来，手里提着一盏马灯，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子。他走到门前，擎起灯，向门外端量几眼。灯光穿过栅门的栏杆，首先落到李排长的身上。李排长的两脚插在烂泥里，浑身湿淋淋地就像刚从水里爬出来。但他还像平日那样挺起前胸，很有威严地直立在大雨底下。他的眼受到光亮的刺激，颤动着眯缝起来，栅门栏杆的影子照到他棕色的长脸上，掩盖住他满脸的浅麻子。

新来的农民点点头，说了一声：“你们候一会，我叫村长

去。”就和先前那个农民一起走了。

风已经落下去，雨还像瀑布一般倾泻。李排长一群人全像石头似的等在那里，不动，也不说话。偶然间，一匹马很响地摇着身子，抖去身上的雨水，另外几匹也照样摇起来，马镫互相撞得乱响。杨香武等得不耐烦，就嘟嘟囔囔地骂。李排长忍不住皱起眉头：

“你怎么老不改这些坏习气？不是讲怪话，就是破坏纪律，简直不配当班长。”

李排长其实很喜欢杨香武。这个人心直口快，事情总抢着做，从来不会藏奸。就是有些坏毛病，须得慢慢地纠正。杨香武并不是他的真名。一般人看他说话急，举动快，总像猴子似的不肯安静，便用《彭公案》中这个近乎丑角的人物来取笑他，久而久之，倒没有人叫他的真姓名了。他耳朵听着李排长的话，肚子里很不服气，冷冷地想：“等着吧，这两个老百姓能回来才怪！”

可是两个农民到底回来了，而且多出几个人，又添了一盏马灯。当头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老人。那老人擎着油伞，对门外打着问讯，一面把灯举得头那样高，细细地察看外边的人马。他的面貌倒先显现出来：一张古铜色的脸膛，满顶花白头发。

李排长惊讶地叫出声来：“这不是庆爷爷吗？你认不认识我啦？”

说着，用手抹去脸上的雨水。

老头子张着没有胡须的嘴巴，定睛注视李排长一忽儿，醒悟似的叫道：

“噢，我认识你啦！人上点年纪，记性坏，只是记不起你姓什么啦。”

他又回头对那几个农民说：“赶快开开门吧！”

这个巧遇，一瞬间使李排长十分兴奋，以为逢见旧人，暂时算是寻到归宿。但他立刻又十二分担忧。还是两年以前，他曾经在这一带活动过。那时，国民党的军队早已逃光，土匪像春天的野草，遍地生长起来，人民正忙着成立联庄会。八路军初来，到处便被人当做天兵天将一样看待。庆爷爷对他们却很淡漠。这个老头子终生遭遇太多的苦难，变得犹如狐狸一般多疑。一次，李排长对他谈抗日的大道理，他却白瞪着眼，不关心地搔着前胸，最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说：

“咱老啦，听的见的够多了，这些新道理也不想懂。当老百姓的只图过个太平日子，谁坐江山给谁纳粮，哪管得了许多闲事。”

以后，滏阳河边设立据点，这一带变成敌区，两年以来，谁知道庆爷爷转变成怎么样个人。李排长牵着马和他并肩走过泥泞的街道，灯影里，留心窥察他的脸色。庆爷爷的发丝有些全白了，脸上的皮肉显得更松，但是身板骨不弯，腰脚仍然健壮。他的容貌很淳朴，寻不见一丝半丝狡诈的神气。

庆爷爷领李排长走进一座破旧的祠堂，指点他将马拴好，引他迈进屋子，然后放下伞，把灯搁在神主台上，张眼望了望空空洞洞的四壁，不安地笑着说：

“同志们将就着睡一夜吧，天气太晚，谁家的门也不容易叫得开。我已经告诉他们拿几张箔来，铺在地下睡不潮湿。你们吃了饭没有？”

李排长解着身上的武装，一面对他说人马都饱了。

骑兵们有的把马拴到廊檐底下，有的牵进两侧的厢房，陆陆续续地走进祠堂。他们一跨进门，立时忙着卸马枪，解子弹袋，把衣服脱下来拧着水，又用这些衣服把枪身擦干净。一进壁厢，他们对村公所的人问：

“有柴火没有？抱些来咱们烤烤衣裳。”

打喷嚏的声音响起来，当中还夹杂着对天的咒骂。

李排长注意地询问庆爷爷道：

“这里离据点多远？”

庆爷爷举起双手，伸开十只手指头答：

“说是十里，其实不上八里。”

“离滏阳河呢？”

“也就是个四五里。”

“日本人常到这里来吗？”

“三日两头，断不了来，一来就要吃的、喝的，糟蹋死人了。”庆爷爷说着，把身向前探了探，问：“同志，你们要过河吧？看样子，今晚晌雨不会停，恐怕过不去了。”

李排长不答。他把手搭到庆爷爷的肩膀上，眼睛直盯着对方的脸，半真半假地微笑着说：

“咱们来到这，你可别张扬，要是有一个一差二错，我依你，我的枪子可不依你。”

庆爷爷的古铜色脸膛涨得如同红铜，愣了半晌才说：

“同志，这是什么话？我老头子当了几年村长，时常也有些同志打这过，从来没有出过乱子，不信你买四两棉花纺（访）一纺（访），咱老庆到底是个什么人？”

李排长看他这样认真，觉得自己的话太重。他原是试探对方，于今激起这大的反响，心里到满意。他把话锋一转，索性开起玩笑来：

“算啦，说着玩罢了。我看你的村长当的倒满牢，好像屁股抹了胶，粘上就不动。”

老头子却烦闷地吸了口粗气。

“于是干腻啦！不过咱们这里不讲究选村长，谁的年纪高，

辈行大，再会办办事，就抓住谁当。成天价吃力不讨好，一不尽心，说不定脑袋就会搬家。”

箔已经拿来几张，靠墙壁竖着，预备众人睡时再铺。一个农民拖进几捆干谷草，抛到地当心。火立刻点起来，忽忽地烧着，驱散祠堂里浮荡着的潮气。骑兵们烧着火围拢成一个圆圈，烘烤着衣服和鞋子。大把的谷草不停地朝火堆上加，有时将火苗压灭，冒出一阵苦味的青烟。人们便被熏得流下眼泪，或者呛得嗓子眼热辣辣的，打着干咳嗽。

杨香武脱下湿衣服来。他的脑顶尖尖的，高颧骨，两颊深深地凹下去，嘴巴却向上卷着。他用两手抓着军衣，翻来覆去地烤，头偏向一边，细眯着一对眼睛，避开火堆里飘浮上来的轻烟。

李排长一边投过话来：

“哨放出去没有？”

杨香武眼睛望着跳跃的火焰，头也不抬地答：

“村公所说有联庄会打更，不用咱再放哨啦。”

他的神气很得意，仿佛一切事情都早办妥，不用旁人多费心思。可是李排长不满意地摇了摇头：

“不行，快放两个哨。——村的两头一头一个。”

庆爷爷打着呵欠，赞同地点点脑袋。

“对！联庄会本来不大认真。先前是防土匪，现今没有土匪，日本人硬指八路军是土匪，遇到这样天气，就叫打更，有八路军来还叫开枪。其实要真来了，老百姓才烧高香呢！”

庆爷爷提起马灯，撑开油伞，对大家招呼道：

“同志们该乏了，早些睡吧。我去叫他们明天清早给你们预备面条吃。”

祠堂外的雨声比较和缓，但是不紧不慢的，更不容易晴。灯

一走，大团的黑影溜进祠堂的角落。地心的柴草烧得更旺，四壁颤动着巨大的人影。

第二天，雨停了，低空残剩着灰暗的乏云。这支骑兵潜伏在村中，犹如一群大鱼不小心游进浅水湾子，乖觉地隐藏在水草底下，不敢轻易活动。白天，当然不能过河，退回昨天出发的地方，来往将近一百里，人马过分疲劳，今夜的长行军将更艰难。李排长吩咐众人把马一律备好再上槽，多喂草料，人也收拾停当，不许擅自离开。只要风声一变，他们可以立时向后撤走。更把消息封锁了，不许一个人出村，外来的人便扣住不放。

外表看来，李排长的态度十分镇静，心头却比谁都更不安。这儿距离据点太近了，站在村边，就能够望见敌人新修的白色营房。敌人随时都会扑来，斗争随时都会展开。对于庆爷爷，李排长的怀疑却早像春冰似的融化得无影无踪了。适才，老头子陪他到村边观察地形。田野经过夜来的雨洗，庄稼饱润地举起头来，颜色又浓又绿。大麻长得高过人头，张开巴掌大的叶子，把满地棉花一比，就显得痴肥。李排长奇怪这一带不多见谷子高粱。老头子紧一紧裤腰带，气愤愤地骂：

“人家还得叫种？不是逼着种大烟，就是逼着种棉花，官价定的又低，卖的钱还不够买粮吃，简直是活遭罪！人家就不拿你当人看，千说万说，只有你们才真是老百姓的救星——我现今看清楚了。”

饭后，李排长又到村头察看一番，叮咛哨兵要格外留心，然后转到村公所，躺上炕，阖上眼睡去。门上没挂竹帘，大群的蝇子飞进屋子，讨厌地叮着他的脸。他从身边扯出手巾，蒙着脸，许久许久，才沉到朦胧的状态中。

一会儿，他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在耳边叫喊，陡地醒了过来，揭开毛巾，睁开眼，看见杨香武站在炕前。

杨香武说：“刚刚哨兵来报告，说是敌人好像要出击。”

李排长一骨碌爬起身，跳下炕来，现在，他倒很沉着。他吩咐骑兵火速集合，一边跨着快步朝村头走去，杨香武急急地摆动双手，追随着他。

放哨的骑兵隐身在一棵老榆树后，瞧见他们，紧张地招招手，待他们走近，便指点着前边，压低嗓音说道：

“你瞧，敌人好像正集合呢。”

平原上，一个人站得略高，便可以望出去十几里地开阔。夏秋的时候，高秆农作物还能隐住村庄，但在这里，多半是大片的棉田，遮不断人的视线。李排长梗着脖颈，用两手打着凉棚，直直地朝前盯视。据点前边，隐约地显出一些小小的黑点，风快地移动，好像人们奔跑着集合，不过小黑点移动的方向十分古怪：忽而没入庄稼地，忽而出现在通达本村的道路上，最终沿着这条道跑下来。

杨香武瞪着眼，冒冒失失地推了李排长一把，焦急地道：

“这不是来了么？”

李排长并不搭理他，暗暗寻思着。敌人如果出击，差不多总是使用汽车，于今仅有六七个小黑点，无秩序地乱窜，事情倒有些蹊跷。情况不弄清楚，他决不肯望风捕影地蠢动，于是映映眼说：

“你们谁到前边侦察侦察……”

杨香武不等他说完，答应一声“俺去”，提着枪走进麻地，麻叶一阵摇摆，他便不见影了。

耳边传来急忽忽的脚步声，李排长侧转脸，看见庆爷爷赶来。老人家光着膀子，肩头搭着件紫花布小褂，右手摇着一把大蒲扇。庆爷爷赶到近前，竖起脚尖，用蒲扇遮着眼，一边瞭望据点，一边不安心地问：

“怎么，鬼子是要出来么？”

他又望望天，差不多半头晌了。大块的灰云不停地流动，时时将太阳遮住。庆爷爷继续说：

“鬼子每回出来，正是这时候。依我的主意，你们不如向后退退……我催同志们走，可不是怕受连累，……你要信的过，今晚晌咱老庆保送你们过河，看咱怕他个鸟！”

杨香武一头骂，一头走出麻地，鞋底拖着很厚的烂泥，裹腿和鞋子溅满泥水的污点。他把枪把子朝地面一顿，恨恨地骂：

“真他妈败兵！”

李排长直盯着他的面门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杨香武哼着鼻孔道：“哼，不知那个王八蛋的牛跑了，老乡在捉牛。”

听的人都笑了。

火轮般大的太阳沉落后，暮色苍苍茫茫地袭来，李排长的心境却相反地晴朗起来。他不再担心敌人的侵扰。过河的事，庆爷爷一手包揽，预先便把事情铺排妥当。不走桥，而用船渡。但想安全地突过这道封锁线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只要走漏一些儿消息，敌人决不肯轻轻地放过。

李排长从腰里掏出粮票草票等，要算还这一天人马的吃食费用。庆爷爷推开他的手，再三地拒绝。李排长霍然醒悟了：这是敌区，如何能用粮票，便要付钱。老头子笑道：

“嘿，你想错啦。咱们照样缴公粮，连据点还有人甘心情愿偷着送呢。咱是想：同志们轻易不来一趟，吃顿饭还不是应该的。”

结果，李排长还是把粮票等付清了。

二更天光景，大地睡去了。生长在大地胸膛上的人们却展开保卫土地的活动。庆爷爷一定要亲身送他们渡河。李排长以为他的年纪高，深夜露水很重，怕他招受风寒，百般阻止他。老人更加不肯。庆爷爷惯常倚老卖老，假若旁人说他老时，他可决不服

气。他会握紧拳头，伸直强壮的右胳膊，瞪着眼说：

“别瞧咱老，五六十斤的小伙子叫他坠着打提溜，还不算事！”

渡河的地方离据点仅仅十来里路，隐隐地可以望见那边的灯火。李排长一群人到达河边时，庆爷爷早就派来一些农民等候着。堤上放着两盏马灯，照见那些汉子都脱得赤条条地，有的叉着腰站着，有的无意识地搓着胸膛上的灰垢，也有人很响地拍着大腿。

杨香武低声叫道：“吹灭灯！还怕敌人看不见？”

一个农民却很大意地答：“不怕，鬼子黑夜从来不动。”随手把灯捻小。

滄阳河平静地流着，很黑，很深，水面闪着一层油光。两岸十分静悄，只听见各色各样的虫叫。

庆爷爷走近一个汉子，小声问：“船还没有来么？”

这时，下游响起缓缓的水声，河面推过来纤细的波纹。不久，一只小船轻飘飘地傍岸泊下。这是庆爷爷那个村的一条小渔船。敌人封锁滄阳河时，曾经尽量把农民的大小船只搜集到一堆，点一把火烧成灰烬。庆爷爷他们事前将小船摇到水草深处，装满泥土，把船沉到水底下，这才不曾毁坏。今天夜晚，庆爷爷派来一部分农民先把船里的泥土用铁锨挖掘干净，从河底捞起船来，又洗刷一番，依旧变成一只轻快的艇子。

船既然小，所以只能渡人。庆爷爷用商量的口气对李排长说：

“牲口顶好卸下鞍子，叫他们给拉过去。”

骑兵脱离鞍子，就像海螺跑出甲壳，失去机动的能力。但又没有更完善的办法，只好冒险。李排长叮嘱每个人要携带着自己的一套马具过河，不许杂乱地堆在一起。这样，即使情况突然转变，急切间还可以备马，不至于乱成一团。李排长动手解马肚带

时，警惕地朝据点望了几眼。那隐隐的灯火还没熄灭，犹如几只狡猾的魔眼，亮晶晶地穿过漆黑的大地，窥探这边的动作。

杨香武手脚利落地把马卸光，交给一个农民。那人跳下河去，使劲地拉着缰绳，但是马昂起头来，屁股只是向后偎，不肯下水，一个矮汉子操起一把铁锹，对准马屁股重重地一击，马又痛又惊，扑通地跳进水去，激起很大的波浪。

杨香武生气道：“你怎么不顾死活地打！”

另有谁的一匹马也怕水，挣着缰绳要朝后跑，把牵牲口的农民带了个斤斗。杨香武抬起脚，狠命地踢着马肚子骂：

“你还敢调皮。”

他又东跑西跑，帮助农民把马匹都赶下河去，才来整顿自己的鞍子。马生来便识水性，一个个在浪花里摇动着身子，农民就全爬上马背，低声吆喝着，一同晃到对岸。骑兵各抱着鞍鞴，争着上船。先摆过五六个去，李排长和杨香武全等第二批再渡。庆爷爷打着一盏灯走来，轻声咳嗽着，一面亲热地说：

“你们走啦？回头可来呀！”

李排长从心里感激地说：“就是太麻烦你老人家啦。”

小船摆过来，第二批人也渡过河去。一袋烟工夫，这支骑兵便重新备好马，坐上马背。李排长转过头，望见庆爷爷还站在河对岸，不知对农民指挥着什么。古铜色的脸膛，花白头发，依稀地映着灯光，显出的不是老迈的神情，而是充满生命力的青春气概。李排长用两腿把马一夹，领着头跑起来，急急地要脱离这危险的境地。他们跑出将近二里路，后边忽然传来爆炸的声响。杨香武低声嘲笑道：

“敌人出击了不成？马后炮，吓唬谁，横竖追不上老子啦。”

李排长用缰绳鞭着马，更紧地催促马奔跑。马便放开腿，领着后边的马群，一阵风似的驰向茫茫的黑夜。北极星正挂在他们

的对面。

半个月后，这队人完成任务，果然转回来了。他们平安地偷过那座离据点极近的板桥，赶到庆爷爷庄上时，约摸将近半夜。四十里路的急行军，每人的喉咙都有些干燥。李排长决定在这里歇息一刻，喝点水，然后再走。他们不费事地叫开栅栏门，把马缆在街上，一齐走进村公所。上宿的农民都起来，敞着怀，趿着鞋，对待老朋友似的招呼他们，但是精神带着点不自然。

杨香武一只脚踏着凳子，两手玩弄着他惯用的柳条鞭子，眨着眼问：“庆爷爷那去啦？”

一个农民苦涩地答：“死啦！”

每个骑兵都睁大眼，李排长的脸露出更大的惊异。他想：老人家真像熟透的瓜，说死就死，只是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不待他问，那个农民接下去说：

“那天黑夜送同志们走后，他老人家也就送了命！”

李排长懊悔地叹口气说：“噫，我叫他不送，他偏要送！老年人怎么经得起冒风犯露的？那天黑夜我就听见他咳嗽，恐怕他要害病……”

但是农民打断他的话道：“他不是得病死的……”

老人是这样遇到他的不幸：

那天夜晚，骑兵渡过河去，庆爷爷正吩咐大家把小船拉到原地藏匿起来，几个人亮着电筒，从他身后走过来。冲着电光，庆爷爷辨不清来人的面貌，但见穿着军衣，心想是李排长一伙人，就焦急地道：

“你们怎么还没过去？”

当头的一个人粗声说：“我们来晚了么？他们过去多大时候啦？”

庆爷爷说：“刚刚才听不见马蹄子响。”

说着，他提高声音，急忙对河里叫：“伙计，船别拉走，还有几个同志要过河去。”

那几个人看见船拢近岸，且不上去，却各从腰间掏出一个甜瓜似的圆东西，朝着船抛去，河面红光一闪，响起巨大的爆炸声音，就在这一霎间，小船碎成几块，拉船的几个农民喊都没喊一声，跌进水里，残断的身子在水面转了转，沉下底去。另外十来个兵即刻从夜色里涌出来，把岸上的农民包围在中间。灯光映亮他们的全身，每个人脖子上都显出红色或白色的领章。

庆爷爷木头似的定在那儿，疑心是在做梦。但不是梦。当头的这个人早跨上前来，一把抓住他的前襟，拖着就走，嘴里还骂道：

“老王八羔子，我领你见阎王爷去！”

庆爷爷叫敌人抓去后，好几天没有音信，后来才听说被敌人挑死了……

农民说完这段事情，又补充道：“都怪咱们太大意，河边的灯点的明晃晃的，人家用千里眼照一照，什么东西看不见？”

全场的人都默哀着，说不出话。桌上，洋油灯的灯苗颤动起来，光亮一时变得很暗淡。灯影里，老人的形象似乎又出现了：古铜色的脸膛，满顶花白头发。他的人虽然死了，他的形象却更清晰，更高大，活生生地刻印在李排长的心中，杨香武的心中，以及每个骑兵的心中。

带着这个形象，当骑兵们再投向漆黑无边的夜色时，每人都具有一种新的力量。这力量刺激他们，使他们急切想撕破夜色，把头高举到天外，从那里，他们可以看见另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（一九四二年写于延安）

模范班

□ 杨朔

从定远到白家寨子，路程不近，常常要走到黑。张治国心里急的慌，走的便紧，赶到村时，赵老汉家的羊群还没回来。正是三月出头，地早开冻了。先几天，他那班人由班长马堂富带着，驻扎到白家寨子赵老汉家，已经动手开荒，他本人却去定远旅部开生产动员大会。年时，他的生产出色，当选了劳动英雄，到延安开会，毛主席奖他一面旗子，亲手题上“创造模范班”五个大字。他要挑起这个担子，把班里的生产闹得热腾腾的，推动起群众的英雄事业，减轻人民负担，于是斟酌情形，在动员大会上订了个很大的计划，现在他腰里就揣着这个计划，红色的脸膛闪着光彩，兴冲冲地赶回来。

他走进院，四处听不见人声，只有几个母鸡咕咕地叫，正是生蛋的时候，冠子显得出奇的红。左首有个牛棚，一个瘦劲的小老头偻着腰，正在拿土垫栏。他猜想这是赵老汉，便卸下背包，走上去笑着问：“老乡，咱们队伍占的是哪间房子？”赵老汉抬起头，看见张治国站在当院，矮个子，大头，红脸上冒着热汗，笑得脑袋瓜子堆起三条很深的皱纹。他可并不笑，只是爱理

延安文藝大系